

坐拥书城五十年

——记钱存训先生的生平与事业

〔美国〕郑 炯 文

赠某学者来自古神州*

东学西渐兮，来至诗家谷，
积案盈筐兮，经典与古墨。
上宋下宋兮，逶迤至明末，
笔锋劲秀兮，哲思更渊博。
书香世家兮，文采入血脉，
兼长烹调兮，嗜好在艺术。
杏坛设教兮，英韵何朵朵，
授徒目录兮，修洁且无讹。
噫！请君恕我，赠此鄙说，
愧无雅句，《书于竹帛》。
请君稍待，我将相偕，
俟君新著，公诸世界。

* 此诗系威斯康辛大学王正义博士所译。“诗家谷”是芝加哥（Chicago）的意译，学府名城，可与哈佛所在的“博士墩”（Boston）相对。

以上是1978年钱存训博士从美国芝加哥大学退休时，由该校图书馆学院前任院长文格（Howard W. Winger）教授在欢送餐会上赋赠的一首英文诗，短短数行，道出了钱教授的生平与事业。

钱先生毕生潜心书海，从事有关图书的研究、管理、写作和教学，成绩卓著，深受其同僚、朋友和学生们的爱戴和尊敬。他献身中、美图书馆事业五十载，表率同侪，扶掖后进，在许多学科领域的研究和教学，尤其是在书史和印刷史方面的贡献，为国际知名。他结合学者、导师、图书馆专家和行政管理者的才智于一身，难能可贵，值得钦佩。

一、家世和国内教育与工作

钱先生于1910年1月11日（即民国前一年阴历十二月初一日）出生于江苏省泰县的一个书香世家。曾祖父钱桂森（字犀庵，1827—1899），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内阁大学士和安徽省学政及主考官。著有《一松轩诗集》、《段注说文校》等书。藏书丰富，斋名“教经堂”，县志有传。祖父钱锡彤，精书画，早故。父亲钱慰贞（字幹庭，1883—1932年），精研佛学，法名诚善，曾主编佛学杂志《海潮音》。

钱先生于1916年在家塾启蒙，1918年入泰县第二高等小学肄业，1926年毕业于淮东中学。在校时，适逢五卅惨案，曾参加学生运动，组织“青年学社”，并主编《青年旬刊》。因鼓吹革命，为军阀搜捕，因此逃离家乡，投身北伐军，随军北上，驻北京和天津杨柳青一年。1928年返回南京，得长兄之助，入南京金陵大学。同时在金陵女子大学图书馆工作，先任编目员，后代理馆长，从此和图书馆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1932年从金陵大学毕业，获文学士，主修历史，副修图书馆学。

在大学期间，曾选习刘国钧先生主讲的“中国书史”，深受其影响，因此对“书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至今不倦。在金陵女子大学工作期间，曾选习曾虚白先生在该校所授的“翻译学”，习作两篇，先后在当时颇负盛名的刊物上发表，是为从事写作之开端。

大学毕业后，钱先生接受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之聘，任副馆长，协助中国现代图书馆运动开创者之一的杜定友先生，主管西文图书，并与其合组中国图书服务社，兼任经理，出版图书馆学书籍，编印《期刊索引》；设计和制造图书馆用品和家俱。是为中国图书馆有专业服务之始。1936年，钱先生和许文锦女士在南京结婚，居住上海，育有女公子三人。

1937年，钱先生应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先生之邀，担任南京工程参考图书馆主任。该馆为抗日战争前存藏由北平总馆疏散到南京的全套外文科技期刊，以及内阁大库舆图等重要资料。不久，他又奉命转道上海，负责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的工作，保管由北京南运的中文善本书。在上海十年，兼从事中英文版《图书季刊》的编辑和经理，并负责处理当时迁移到昆明和重庆两地的北平图书馆与欧美各国图书馆情报的联系及交换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又负责搜集抗战史料及沦陷区出版的书刊及资料，秘密运送后方，为现存极为稀见的文献。

1941年，即太平洋战争开始前夕，当时政府为存书安全及避免空袭，命他策划在日军占领下的上海将存沪中文善本图书约三万册，秘密运送美国国会图书馆保藏，并负责摄制缩微胶卷的工作。他冒着极大危险，几经周折，任务终于完成，为此受到当时在后方的教育部特令嘉奖。1947年，他由教育部派赴华盛顿接运这批寄存美国的善本书回国，但由于当时国内战争爆发，交通中断，因此接运工作未能实现。

二、在美工作和进修

1947年秋间，钱先生作为北平图书馆的交换馆员来到芝加哥大学工作和进修，负责整编该校远东馆自1936年以来所积存的中文古籍。由于工作勤慎，成绩卓著，因此芝加哥大学于两年期满后殷切挽留，经商得北平图书馆的同意，于1949年任命钱先生为芝大远东图书馆馆长，并兼任东方语言文学系的教授衔讲师。那时，他除了在图书馆工作外，一部分时间要在系内授课，另一部分时间还要在芝大图书馆学研究院进修，先后于1952年和1957年在该校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58年晋升为副教授，1964年再升为远东语言、文化系和图书馆学院的正教授。1978年退修后，继续担任该校远东系和图书馆学院的名誉教授及远东图书馆的名誉馆长。

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经钱先生三十多年的努力，终于成为北美主要大馆之一。在第一个十年（1947年至1957年）之中，他全力以赴，对创馆之初购藏的线装书约七万册和由劳福（Berthold lauffer）博士于清末在远东所搜购的一批古籍约二万册，进行整理和编目。在钱夫人许文锦女士的襄助之下，十载辛勤，整编完竣。不久，远东图书馆因得校内外的大力支援，开始乔迁和扩展。

在此后二十年间（1958年至1978年），他重点采购有关近代中国的资料，尤其是期刊、官报、地方行政资料，以及中国战乱期间的文献和出版物。其间，日本文库相继建立，善本书亦陆续添购，其中有明版和抄稿本约二百种，日本所藏中文善本书影约五百种，地方志、官修会典、则例以及供研究中国书史所用汉代封泥、居延汉简（复制品）、敦煌写经、雕版、活字、纸币和早期印刷等珍贵样品多种。

钱先生先后主持和规划远东图书馆两次的主要迁运工作。

1960年先从东方学学院地下室迁至哈普图书馆大楼，再于1970年移至新建成的约瑟·里根斯坦图书馆新厦。现在远东馆新址地方宽敞、设备齐全，皆为钱先生所精心设计。远东馆现有藏书近五十万册，其中不乏孤本与特藏，内容涉及各种学术领域，很多资料为他处所难见。在初期所搜集的中文藏书，偏重古代经典、哲学、历史、方志、考古、艺术、类书和丛书。新增藏书多现代及社会科学资料。日文藏书以文学、历史、美术、宗教、汉学和学术期刊等较富。朝鲜文及满、蒙、藏文亦各有收藏。为美国中西部一所规模最大、藏书最多、设备最全的东亚图书馆。

前芝大负责学术资源的副校长哈里斯 (Chauncy D. Harris) 教授对钱先生的贡献赞扬备至。在他退休时，曾致函祝贺道：“我能与你共事多年，不胜荣幸，同时谨代表学校对于你为建设芝大远东图书馆所作的杰出贡献，深表谢意。你在将原有规模很小的中文藏书发展成为一个主要的、国家一级的远东图书馆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你在推进全国远东图书馆的组织工作方面，领导超群，成绩卓著。你也很成功地把学者和图书馆行政工作互相结合起来。无论是在远东研究方面，还是在图书馆界，或是在我们的大学里，都为你的杰出贡献而获益。你献身中美两国图书馆事业五十年，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极为丰富而无价的传统。这些年来能与你共事，深感荣幸！”

三、教学与学术活动

作为一位导师，钱先生自1949年起即参加芝大教授阵容，先后指导过不少有关东亚研究和远东图书馆学的学生。他讲授的“中国目录学”和“中国史学方法”，一直深受研究生的欢迎。许多学生的毕业论文，常在其课室作业的系统检索和资料处理的过程中产生。由于这两门课程对研究工作很有裨益，因此自1958年以来，

远东系规定为芝大博士生的必修课程。

从1964年起，钱先生主持由芝大图书馆学院和远东语言文化系合作设立的“远东图书馆学专业”研究计划。在大约十五年之中，先后培养了三十多位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的研究生，现在他们皆置身于各地图书馆和教学的不同岗位。1969年夏季，钱先生又主持了由美国教育部赞助、为期六周的远东图书馆专业人员暑期讲习班，共有三十多名在职的馆员和东亚研究部门的学生参加，取得了卓著的成绩。所编印的各种讲义，已成为东亚图书馆工作人员进修的主要参考资料。

在过去十多年中，钱先生曾应邀在各地大学及研究机构中讲学和研究，并参与各种学术活动。他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等校举行多次学术讲演。1959年夏季应聘为夏威夷大学亚洲研究客座教授。1982年，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Joseph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正式邀请他为该所的永久研究员。1984年夏季，他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国际中国科技史讨论会，担任技术史组的主席，并发表论文。同年秋季他又应邀参加在台北举行的“古籍鉴定与维护研讨会”，作了两项专题演讲并进行了讨论。

作为一个图书馆工作者，钱先生不仅建立了第一流的芝大远东馆，而且对整个东亚图书馆界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在组织和发展“亚洲研究学会东亚图书馆委员会”方面多所建树。1966—1968年，钱先生当选为该会主席，会名及会章是在他任期内所制定。1971—1974年，他任该会执行委员；1968—1973年，任该会“中国图书馆联络分会”主席；1974—1980年，任该会“资源发展分会”主席。钱先生对该会的另一杰出贡献是他在过去三十年中，对美国图书馆中东亚藏书所作的定期而有系统的科学调查。这些统计和报告详细分析自1869年至1975年间所有美洲东亚藏书的沿革和发展，并被广泛采用作为北美图书馆界制定发展方

针和各基金会资助东亚研究计划的一种主要根据。

为表彰他的杰出贡献,亚洲研究学会在1978年年会上,由“东亚图书馆委员会”授予杰出服务奖;1985年美国图书馆协会夏季年会期间,“华人图书馆员协会”也授予他杰出服务奖。1970—1972年,亚洲研究学会组织地区研究理事会,钱先生当选为“中国和亚洲内陆理事会”的第一任理事;1972—1973年为“大学及研究图书馆协会”亚、非组的理事;1968—1972年为促成组织“国际东方图书馆员协会”,担任该会顾问。自1970年以来受聘为台湾中央图书馆顾问;1974年任“美国教育协会国际教育交流委员会”的顾问;1974—1975年为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与社会科学研究协会合组的“中文图书馆与研究资料小组”的成员。1975年被聘为伊朗国家图书馆顾问;同时担任美国图书馆学会、大学和研究图书馆协会参加东亚图书馆委员会的代表;1979年,他是第一次“美国图书馆界访华代表团”的成员,曾在北京、上海、南京、西安、广州等地访问,并作学术报告。对其他中美文化交流工作,亦多参与和推进。

四、研究与著述

在学术研究方面,钱先生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著述丰富,以流畅的文笔为学术界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先后用中、英文发表的专著、论文、书评、序跋等达一百多种,其中有许多已译成日文和其它语文。他的有关中国书籍、造纸和印刷史方面的著作,不仅强调它们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 and 重要性,而且更加深我们对这一专题领域的认识和理解。他所著《书于竹帛》一书,自1962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以来,已连续三版。此书是一部对印刷术发明以前的中国图书、文献和铭文发展最先作详尽而全面的研究的著作。时间上溯商殷,即现知最早有文字记录的时代,下迄初

唐，即中国印刷术的萌芽时期。前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恒慕义（Arthur W. Hummel）博士在《美国历史评论》学报发表的一篇书评中说：“钱书文笔简洁，练达，对专家、学者和一般读者皆宜，无疑将会在许多书架上有其重要的位置。”另一位汉学家在《图书馆杂志》上评论道：“钱氏的研究是现代汉学的杰出成就，其中对中国文字记录的目的、方法、应用、工具和材料的叙述，巨细靡遗。正如其所引用的资料一样，他的研究成果，具有权威性。”在世界各国的许多评论中，英国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在《亚洲研究学报》中，对此书特别加以推崇。他说：“就其特点和规模而言，显然此书可称为卡特（T. F. Carter）经典之作《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一书的姊妹篇，我们可以断言，钱著和卡特的名著完全可以媲美而并驾齐驱。”1975年，钱先生根据周宁森博士的译稿对此书加以增订，以《中国古代书史》为名，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中文本。1980年，东京法政大学出版了由宇都木章和泽谷昭次教授等人合译的日文版。（附有京都大学教授平冈武夫的长序，对此书推崇备至。）最近此书又由北京大学郑如斯教授再度增补，改名《印刷发明前的中国书和文字纪录》，由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用简体字重印发行。

此外，钱先生还发表三十多篇有关中国造纸与印刷起源和发展的文章，其中一篇是1972年应联合国教科文《使者》月刊总编辑之邀，为该刊“国际书年”特刊所作的“中国对造纸和印刷术的贡献”，以十四种语文及中文同时发表。

钱先生对这些专题领域中最重要贡献，是自1968年以来对中国古代文明中造纸、制墨和印刷术的研究。这一年，他接受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的邀请，参加了他所主持的“东亚科技史研究计划”，并担任其中对造纸和印刷史的写作任务。1968—1969年，钱先生得到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的赞助，访问了剑桥和欧美

许多图书馆及博物馆，为写作搜集资料。在以后几年中，他一面搜集和阅读资料，一面分别在几所大学中作有关的专题演讲并进行讨论。1972年在芝加哥大学开设“中国印刷史”研究班，对有关的资料和涉及的各种问题作系统的考查和研究。1974年和1977年又续办两次研究班。这是“中国印刷史”首次列入美国大学的课程，也因此为这一领域训练了一批青年学者，并出版了一系列的专书和论文。

退休后，钱先生集中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写作。1978—1980年先后获得美国科学基金会、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芝加哥大学远东研究中心和剑桥大学东亚科学史董事会的赞助，从而使这部将近三十万言、二千条参考书目和两百幅插图的著作得以完成。1982年，他再度访问剑桥，审阅最后定稿，并安排出版工作。这一研究从酝酿到出版，前后经历了十五年之久，可见工作之缜密和任务之艰巨。此书最后以《纸与印刷》为名，作为《中国科技史》第五卷第一册，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1985年第二季出版。正如李约瑟博士在前言中所说，此书系由一人独自完成，而非如以前出版的几卷，均为合著。因此，它是这一研究计划中第一本由个人写作的成果。此书自问世以来，深受读者欢迎，第一版在正式发行前便预定一空，现已修订重印三版。它是迄今有关这一专题内容最详尽和资料最新颖的专著。正如一位评论家在《精印本》杂志中说的：“他用丰富的知识和流利而精雅的文笔，将这一专题介绍给西方读者。使这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令人喜读不厌，这是一种罕有的才能。”在《印刷史学会会报》中则称：“仅以简短的篇幅是不足以评价这样一部杰出作品的价值。东方印刷在历史上占有一千多年最辉煌的一页，此书为我们提供了如此详尽的资料，并对人类最长久的交通方式，将其性质、方法、资料、环境和影响作出了精辟的阐述”。

此外，钱先生对东西文化关系和交流，也有浓厚的兴趣和深

入的研究，1954年《远东季刊》刊登了他的硕士论文摘要，题为《西书翻译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另一篇论文对1869年“中美首次交换出版物”的研究发表在1964/65年《哈佛亚洲研究学报》。这篇文章不仅追溯了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文库的起源，也因此使该馆倡议在1969年为此举行一百周年庆祝会。一部题为《中美书缘论丛》的中文版文集，收录他先后发表的有关中美文化交流的论文十余篇，不久即将问世。

钱先生也因他将“区域研究”纳入美国图书馆学研究所具有启蒙性的作用而享有盛名。1965年芝大图书馆学院第30届年会以“区域研究与图书馆”为题举行了讨论会，由钱先生主持。该年会的论文集于1966年由芝大出版社出版，这是第一次由学者和图书馆工作者共同正式进行关于亚洲、非洲、中东、拉丁美洲、东欧和苏联的研究，以及这些研究对传统西方图书馆学所产生的影响。这次会议引起了图书馆界、管理学者和教育家的普遍注意。

此外，钱博士还发表了不少有关东亚图书馆学、目录学、历史和传记方面的著作。其中英文本《中国书目解题汇编》一书，系与本文作者合编，收录各种语文有关中国研究的书目二千余条，于1978年由波士顿G. K. Hall书局出版；另一部英文本《古代中国论文集》，与芮大卫（David. T. Roy）教授合编，于1978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

五、赞 言

回顾过去五十年间钱存训先生对中美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和学术上的建树，贡献至巨。他是一位深受人们敬佩的学者和师长。1987年初，芝加哥大学在庆祝该校“远东研究”创立五十周年的纪念会上，钱先生的贡献受到该校校长的特别表扬。他的传记曾收入美国和国际名人录中，不下二十多种。他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

无疑已获得公认。

钱先生除参加学术活动外，对中国留美同学的服务工作也积极参与。1950年前后，他是芝加哥中国同学会的顾问和“留美科协”的负责人之一。1957年，他和友人发起“美中部中国留美同学服务协会”，担任该会理事及会长，并主编《美中通讯》多年，对中国留美同学的求学、就业、居留、婚姻、疾病等问题的解决，多所协助。他和钱夫人对同学的照顾和关怀，至今为人称道。

值得欣喜的是钱先生虽已从教学和行政工作岗位退休，但他仍积极继续从事学术方面的研究和写作，使我们仍能经常得到他的指导和启发。目前，他继续修订他过去以英文写作的专著和文章，并加补充，将用中文发表。其中专书四种和论文多篇将陆续出版。希望这些著作能在中文读者之中引起注意，以分享他多年来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

奚 刚译 沈 津修订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作者工作单位：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东方图书馆